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品花寶鑒
第三十三回 寄家書梅學使訓子 饋贖儀華公子辭賓

話說史給事放了大名道，南湘隨任同行，且到明年會試再來。諸名士、名旦送行，又敘了幾日。光陰甚快，不覺又到臘月中旬。且說子玉因南湘、高品出京，又少了兩個知己。前月王閣學來對顏夫人說，不是冬底，就是春初，要與子玉舉姻。顏夫人回說不好專主，須寄信到江西，俟其回信轉來，再為定奪，子玉因此連王宅也不大去了。徐子雲近日補了缺，衙門中添了些公事，不能天天在園。

是日天氣晴和，雪消風靜，子玉欲訪聘才，打探琴言消息。

早飯後稟過萱堂，乘輿進城，行不到半里，心裡忽又躊躇起來，料聘才也未必在家，越想越不高興，便說：「不去了，出城回去罷！」雲兒勒轉馬頭，趕車的倒轉車來，出了城，忽然有幾輛車塞滿了路，還有一群駱駝擠在裡頭。眾趕車的喧喧嚷嚷，開讓不來。子玉的車下了簾子，與一個車相並，子玉從玻璃窗內一望，卻好那人也轉過臉來望他，原來是寶珠。子玉見了，不覺一笑，寶珠問道：「你從那裡來？還到那裡去？」子玉道：「我從城裡回來，不到那裡去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何不到我寓裡談談，我們也有兩月不見了。」子玉一想回去尚早，也可借此散散，便道：「甚好！」一邊車已走開，子玉在前，寶珠在後，同到了門口，下了車，寶珠讓進了裡面。

子玉尚是初次進來，到了內院，見正面上房三間，西間便是書齋，上懸一額是「小瑯■室」。子玉進內，覺得芳香撲鼻，不染點塵，有兩盆水仙花已開足。桌上擺一個古銅瓶，插一枝天竹，兩枝臘梅，那邊還有兩盆唐花。壁上所掛字畫，皆是前人名跡，絕非世俗紗帽之作。又見一個小地罩內，左邊掛一個橫幅，是寶珠自己的倚竹圖小照，右邊掛著四幅小屏，是教他畫畫的那個金粟畫的花卉。子玉看了，不禁一歎，說道：「天下事真是有幸有不幸。你看此等名士，竟遭此劫，天之妒才果如是耶！」因向寶珠道：「我聽見人說，你之待此公，與此公之待你，亦不亞於蕙芳之待湘帆。且你於此公失意後，更覺親密，一切旅費悉賴你周全。此等居心，尤為難得，真令世俗衣冠中人愧煞。此公亦甚知感激。」子玉一面說話，但見寶珠默默無言，眼眶一紅，長歎一聲，道：「同是天涯淪落人，相逢何必曾相識。」不禁落下淚來。子玉因無意中數語，竟觸動寶珠心事，自覺出言唐突，忙指著窗外之竹，笑道：「當歲寒時節，將此君與唐花較量，方見其瀟灑自然，節同松柏。」寶珠聞之，又破涕成笑，子玉方覺放心，因又道：「不覺日子這麼快，轉眼又是年底了，真是流年如水。」寶珠道：「可不是麼，本來離年近了。前日我聽得劍潭講，一過年你就要恭喜了，可請我們吃喜酒麼？」子玉道：「還沒有定，等老人家信回來再看。」寶珠道：「今日我倒得了兩樣菜，不曉得你肯賞臉在這裡吃飯麼？若肯在這裡吃飯，我便約了香晚來，大家敘敘。」

子玉躊躇道：「若吃飯回去就遲了。前日這麼大雪，你想必積了些雪水，我們何不煮雪烹茶，請了香晚來作個清談雅會，不好嗎？」寶珠笑道：「很好，到底你總與別人不同。」一面著人去邀素蘭，一面吩咐把火盆抬到外間去，將茶爐搬過來，並搬出全副茶具。子玉見地上先放了一個大銅盤，後將一個古銅茶爐座在盤內。那爐約有一尺多高，身圓如斗，下有鼎足，爐身兩孔，爐口圓小，從火盆內夾了些炭，又加上些生炭，便見一爐火直燃起來。又一人捧過一個蔚藍大磁甌，又把個宜興窯提梁刻字大壺，盛了雪水。子玉見了，頗覺欣羨，便說道：「尚未煮茶，見了這一副茶具，已令人清心解渴了。」說話間，素蘭已到，大家見了，素蘭對寶珠笑道：「今日你如此之雅，一定是為雅人來了。但添了我這個俗人，不要把雅事鬧俗了麼？」寶珠道：「你也就雅極的了。」素蘭問子玉道：「近來何以足不出戶，可曾會過玉儂麼？」子玉道：「沒有。玉儂此刻如何能出來？倒不料他安身立命竟在那一處了。」寶珠笑道：「恐怕那處還不是玉儂安身立命處。玉儂之志，豈肯長受委屈的？」子玉道：「我聽得待他甚好，有甚委屈處？」寶珠道：「好原好，但華公子那人究竟不能□分體貼人的。度香這麼樣待玉儂，尚不能得玉儂歡心，那邊能如度香這麼樣麼？」

局面就是兩樣，那處是步步不離規矩的，閒散慣的人也是不便的。八月□四那一天，我看玉儂出來伺候，就是勉強，叫作沒有法就是了。」素蘭道：「如今見了我們也是生生的，覺得心上總是憂鬱不開的光景。」子玉聽了，不禁歎了一聲。寶珠見水開了，自己於博古廚內取出一個玉茶缸，配了四種名茶，自己親手泡好了，把蓋子蓋上。又取出三個粉定茶杯，分作三杯，又將開水添滿茶缸，仍舊蓋了。子玉道：「要你親手自製，倒累了。」寶珠道：「你們嚐嚐，這茶味可好麼？」子玉與素蘭喝了兩口，覺得清香滿口，沁入心脾，都說道：「這茶好極，而且不像一種茶味。」寶珠道：「我將各樣好茶，並成一碗的。」子玉道：「怪不得香美如此。」寶珠又捧上一個果盒來，聊以侑茶。子玉道：「倒比酒好。」三人閒談了一會，素蘭問子玉道：「近日你可見你那世交魏聘才麼？」子玉道：「也有兩月不見了。我今日倒特要去看他。已經進了城，我想他是常在外邊的，忽然不高興起來，所以轉回，恰才遇見瑤卿。」寶珠橫波一笑道：「你錯了，該去的。就使聘才不在家，你那心裡人是出不門的，他知道你去，必出來見的。」子玉不語。素蘭道：「你不曉得魏聘才近日的事吧？」子玉道：「什麼事？」素蘭笑道：「這魏聘才從前指使人去鬧玉儂，我心上極恨他。及至玉儂進去了，倒也不見怎樣。我看其人也不算個大惡，不過是個小人意見。殊不知他從前會糟蹋人，如今也受人糟蹋起來，而且以後還沒臉見人。」子玉聽了□分詫異，忙問道：「有何難見人的事？」寶珠尚未知道，也問何事。素蘭道：「魏聘才原不好，但如今交朋友也真難，人面獸心的多。你們真不知魏聘才宿娼，被坊官拿住送交刑部麼？」子玉吃了一驚，道：「有這等事！怎麼就送刑部呢？」素蘭道：「我是聽得張仲雨講的。如今仲雨是正指揮，所以知道這事，已有四五天了。」

那一日魏聘才請富三爺在蓉官寓裡喝酒，富三爺想起一件事來，先進城去了。聘才便不進城，叫蓉官去叫了一個媳婦，名叫玉天仙，就借蓉官寓裡過夜。將近二更，尚在那裡喝酒唱歌。有個吏目郁泰孫來查夜，走了進來，與聘才認識的，且同過席聽過戲的。聘才見是郁吏目，便放了心，讓他入座，吏目不肯，聘才便與他頑笑起來。那吏目即變轉臉來道：「老魏，今日講不得頑笑，你可知道公事公辦麼？」聘才還當他是頑笑，便也說道：「什麼公事私事，你別把坊官擺在臉上，就是都老爺挾妓飲酒也是常有的。快坐下罷。」一面又扯他。那吏目哼了一聲，說道：「不要說是你，今日我來查夜，就是我們總憲坐在這裡，我也拿得他。」話才說完，有幾個兵役就拿鏈子出來，套上聘才，往外就拉。又有兩個，一個鎖了蓉官，一個鎖了玉天仙。可憐魏聘才斬新的一身衣服，被他們拴在車尾子上，跟著跑。到了吏目寓處，鐵面無私的訊起來。幸虧魏聘才的下人找了一個書辦，講了一千六百吊，寫了字據，找了舖保，方開鎖。作了一套假供，魏聘才為李三才，今日蓉官留住吃飯，適逢蓉官出嫁之姊回家看弟，並無同桌吃酒，以致男女混雜。

訊明是實，相應開釋等情。」子玉道：「這已算明白了，怎麼又送部呢？」素蘭道：「聞說有位巡城都老爺，訪得吏目詐贓，改供私放，把這案提上去，送了刑部。」寶珠道：「如今魏聘才是在監裡了？應該，應該。但華公子怎麼不替他料理呢？」

素蘭道：「據仲雨講，是瞞著華公子，況且又是個假名假姓。大約臉總丟了，也不至有什麼大罪。又聽說魏聘才新捐了一個從九品，審實了，這功名只怕也革的了。」子玉聽了，甚替聘才著急，連說道：「這怎麼好！就是我們那位李世兄，也在外邊胡鬧。夏間去嫖，連衣服都被人剝了。親友們都知道，鬧得很不好看。不料魏聘才又鬧出這件事來。」素蘭道：「也叫他吃些虧才好，如今報應得甚快。誰叫他會使趕車的糟蹋人，如今是加倍奉還了。」子玉又笑起來。

當下三人講了好一回，子玉見天色不早，辭了二人回家。

到上房見了顏夫人，顏夫人似有不悅之色，子玉也不敢問，呆呆的站在一邊。顏夫人道：「你父親有家書回來了，你作的事，他都知道，並且說我不能教訓，你自去看罷。」便將家書遞與子玉，子玉接了，未看時已唬得目瞪口呆。走到窗前，恭恭敬敬捧了，看了一遍，兩頰通紅，一言不發，只看著顏夫人。顏夫人見了這樣光景，心上著實可憐，只得故作冷笑道：「知道害怕，莫若

從前不作這些事不好麼！以後學好也由你，不學好也由你，橫豎我不能跟著你出外。你若再不要好，你父親回來恐未必依你。」子玉只得連連答應幾個：「是！」也不敢坐下，也不敢退出。顏夫人也不便安慰他，只好問他今日可見魏聘才。

子玉聽了，似有躊躇，欲說不說的光景。顏夫人又問了一聲，子玉說道：「沒有見著，而且得個信，說魏聘才不曉得鬧了什麼事，被人告了，前日已收在刑部監裡。」顏夫人聽了，吃驚不小，急問道：「這話是誰說的？為著什麼事，你從何處打聽來？」子玉隨口說道：「是一個認識的人，就是魏世兄的親戚張仲雨說的。他也講得不甚明白，倒像是狎妓飲酒被坊官拿去的。」顏夫人聽了，罵了一聲：「下作東西！作這些不愛臉的事，如今便怎樣呢，難道華府裡也不管他嗎？」子玉道：「聽得魏世兄在城外的日子多，這件事改著個假名假姓，說姓李，大約還瞞著華府裡。又有人說，他新捐了個從九品。他雖說是李三才，人原知道他是魏聘才。」顏夫人臉都氣紅，停了一會，道：「好嗎，都是這些不成材的。就是李世兄也是天天不在家，不知在外面作什麼事，想來也未必幹正經，我又不好說他。聘才的事，諒他總知道細底。」子玉道：「據李世兄講，有兩三月不見聘才了，他們近來倒很疏遠。」顏夫人道：「但則聘才的事怎麼好？其人雖不足惜，但究竟是老爺世交之子，打聽個實信才好。」便叫個僕婦去傳梅進進來，梅進即便走到階下站住。顏夫人將聘才的事說了，叫他到王親家老爺處，托他關照關照，到部裡說個情也好。梅進應道：「奴才就去。但魏少爺的事情雖小，已經收在監裡，連他的家人都不容進去送飯，不知怎麼要如此嚴緊。只怕親家老爺未必肯講這個情。或者他那華府裡有人張羅他。」顏夫人道：「你想是知道他的情節，到底是怎樣的？」梅進道：「昨日聽得人說的。」便細細的將聘才的事說了一遍。顏夫人道：「雖然如此，我們是盡我們的心，你且到王老爺處走一走，能與不能再說罷。」梅進出去了，顏夫人冷笑道：「這是喜歡到相公家裡去的榜樣。」子玉臊得滿臉通紅，只得在下邊凳子上坐下，即陪侍顏夫人吃了飯，然後回他書房。從此子玉心上懼怕，竟好幾天不敢再作妄想。

梅進來到王宅，文輝傳進，問了來意。梅進稟明，文輝冷笑了一聲，道：「那魏聘才，我一見他，就知道不是個東西。你們老爺定要留他，幸而如今出去了。這件事怎樣去說，且刑部裡絕無相好。你回去與太太請安，說我只好轉托人，碰他的運氣罷。」梅進回去照直說了，顏夫人也無法，只得聽其自然。且說聘才在監裡許了蓉官與玉天仙許多銀子，叫他們跟著他的口供，說係那日吏目請他在蓉官寓處吃酒，叫了媳婦玉天仙。飲酒中間，要問聘才借銀一千兩，聘才不允，因此口角。

那吏目預先帶有兵役，即將他們鎖了，帶回寓所。改作查夜拿獲，詐贓賣放，勒寫欠票等情。玉天仙又供那吏目常到他家吹煙飲酒，半月前發貼請分子，分金未到，因此挾嫌，設計鎖拿。

那日鎖拿之後，又逼索錢五百兩改供賣放。蓉官所供一樣。部裡審了兩堂，彼此口供相對。華公子知道了，欲待不管，心裡又有些不安，只得著人到刑部裡與他托情關照，因此輕辦了好些。將吏目革職，聘才杖了二□，玉天仙逐出境外，蓉官釋放回家，結了案。

聘才尚欣欣的得意進城，道是官司贏了，一徑回華府來。

門上人見了，都來寬慰了好些話。聘才揚揚的說道：「倒也沒有受一點委屈，這些司官老爺們，都與我相好，司獄又是我的至交，一切全仗了他們。這幾日倒也張羅得很好，不知公子可知道此事麼？」眾人只好回說不知道。

聘才進了自己屋子，尚有一起一起的人來問他，唯不見華公子打發人來，聘才真道他不知此事，便放了心。到了第三日，見林珊枝進來，兩手捧了一大封，像是銀子，放在桌上，說道：

「這是公子送你的。」說完轉身就走，聘才「道謝」兩字尚說不及，已去遠了。聘才見此光景，與平日不同，有些疑異，遂看銀包，上面寫著：「贖儀二百兩。」心中跳了一跳，沉思了一回，已經明白，但一時不得主意，欲候珊枝出來說個明白。

誰知候了兩日，不見一個人來，就是平時常見的顧月卿、張笑梅也不過來。再思量了半夜，才定了主意，次早寫了一封謝札，先說些感激的話，後說梅宅有事，現要請其回去照料家務，情面難卻，只得暫去，俟開春再來。寫完，自己到門房裡告訴了門上，將書信給他傳講。約有半個時辰，見門上進來道：「方才的字，公子已看，說回梅宅去的很是，公子有事，不及親送了。」聘才心上尚冀轉過臉來，聽了這話，不覺心如死灰，只得說道：「多多道謝公子，並各位老爺們，多承照應了大半年。我今日就要搬出去，也不能當面叩辭了。」管門的答應著去了。聘才無奈，只得收拾行李物件，一面問管事的要了一個大車裝好。自己有一車一馬、兩個小使、一個廚子、一個車夫，一齊的出了城，暫在一個店裡歇了，消停了再找寓處。

聘才在華府裡僅有□個月，在外面招搖撞騙，所得銀錢卻也不少。華公子於修金之外，尚多遺贈。聘才捐了個從九，花去四百餘金，作衣服及浪花浪費共有二千金。此時除前日二百金之外，尚存三百金，還有些玩好等物。且幸所捐名次在前，約半年可選。因此膽壯心豪，與從前大不相同了。在店裡住了兩日，嫌他嘈雜，即租了宏濟寺春航住的房子，高車大馬，大闊起來。也不到梅宅去看望。蓉官、玉天仙時常往來，聘才以百金分送二人，又給了些零星玩好，日日徵歌斗酒，自然有那一班氣味相投的與他親密。

卻說富三爺聞得聘才鬧了事，便在部裡打聽了幾日，自己無路可通。後聞華公子替他托了情，才放了心。後又聽見聘才辭館出來，便又惦記著放心不下，意欲邀他回家。一日，起早出城來找聘才，只見寺門口一班人在那裡囉喏。富三爺下車時，見一個披著件青布老羊皮大襖，戴一頂舊秋帽，有三十多歲，口中在那裡撒村混罵。富三爺聽他說道：「原來這麼不是朋友，一天到晚買長買短，茶茶水水，生爐子燒炕，那一樣不伺候到？許給一百兩，才這麼著。如今不認了，給三十吊錢就算了。你想公門中行好是沒有的，過了河就折橋，保佑你別進來。第二回再來，你瞧著罷。」富三聽了，知是刑部的禁卒，便皺著眉走進去。聘才的人見了，即忙通報。富三已走進院子，聽得咕咕咚咚打鼓板。小使開了風門，見聘才與蓉官迎出來，蓉官便搶上一步，哈了一哈腰，就來拉手。富三把他擰了一把，蓉官便將富三的手扭轉來。富三罵道：「小兔子鬧什麼？」擺脫了手，忙與聘才見了，問了好，便道：

「恭喜！恭喜！那幾天我實在放心不下，司裡頭又沒有認識的人，也不能進來瞧你。到你進了城，正要來看你，你又辭了館了。老弟，你叫作哥哥的怎麼不惦記你？你是個異鄉人，無親少故的，如今打算怎樣？還是要找館地呢，還是在城外住？不然，到舍下去，過年也有個照應，省得廟裡冷清清的。」聘才道：「多謝三哥美意。但小弟在城外住便當些，還有幾件事情。若到城裡去，就不便了。或者明年再來叨攬罷。」富三道：「旅費敷衍得下去嗎？」聘才道：「暫住幾月，尚可敷衍。」富三道：

「也要省儉些才好。你在華府中也受用慣了，若如今要照那樣兒就費事。」聘才道：「自然要減省些。此刻就算這兩個牲口是多餘的，然而也省不來。僱來的車，一天也要一吊六百錢。

核算起來，也就費得有限了。」富三要拉聘才出去吃飯，聘才說道：「在這裡吃罷。」就吩咐多添幾樣菜。富三道：「咱們上館子去罷，省得你自己費心。」聘才尚未回答，蓉官道：「你好糊塗，今日已是臘月二□五了，還有館子？家家都收了，要討長呢。」富三笑道：「不錯，這兩天心緒不佳，連日子都忘了。」聘才道：「你有什麼心事，還怕過不去年麼？」富三道：「倒不是為過年，過年原不要緊。你忘了我這個直隸州，如今已是頂選。前日出了兩個缺，一個湖北，一個貴州。湖北好，貴州極苦。本應湖北輪到我，偏偏來了一個壓班的來投供，只怕是他的了。貴州我聽得一年不滿三竿，如何是好？我想到選司找先生們商量商量，不知可好幹旋麼？」聘才道：「這裡的和尚是僧■司，他的兄弟就是吏部文選司的經承。或者就托這和尚去商量商量，可以挽回也未可知。」富三道：「很好，我倒不便面講，你就去與他說，若辦成了，我重重的謝他。」聘才點頭道：「這和尚倒好說話的。那裡算什麼出家人，吃喝嫖賭樣樣精明，吹唱也好，還會專醫楊梅瘡，倒也真快活有趣。

人人稱他為唐老爺，他又要人叫他唐大哥。」聘才話未說完，只聽得風門一響，探進一個頭來，戴個鑲邊醬色氈帽，兩撇濃鬍子，又縮了出去。聘才道：「唐大哥進來坐。」那人道：「停一回再來。」聘才道：「就請進來，這位客就是我說的富三老爺，他正要會會你。」唐和尚便撬開風門，走將進來。聘才與富三站起，唐和尚滿面堆下笑來，說道：「原來這是富三老爺，今日僧人有幸，瞻仰了大貴人。」富三也說：「久仰得很。」與他拉了手，和尚一屁股就坐在椅子上，把富三上下瞧了兩眼。富三看這和尚也就生得異樣，五短身材，穿一件青縐細羊皮僧袍，拴一條黃絲線，腳下是灰色絨毛兒窩，滿面陰鸞紋，一雙色眼，手中拿個白玉煙

壺，遞給富三，富三也把個瑪瑙壺送給他。和尚聞了煙，便問道：「三老爺在城裡住？三老爺是不認得我。當年我的師父與太爺很相好的，太爺巡南城時，常到小寺來，愛下大棋，常與我師父下棋。你方才沒有瞧見老爺神座旁邊那幅對子麼，還是太爺親筆寫的，刻好了送來。這話有二〇九年了。三老爺，你能此刻恭喜在那個衙門？」富三道：「我在戶部主事上當了幾年差使，今年遵例加捐了直隸州，目下也要出京。」和尚道：「如今選在那一省？」富三道：「尚未定，現有湖北、貴州兩個缺，只好碰我的運氣了。」和尚道：「三爺一定是湖北。我祖籍是湖北，今日可巧見著我，一定是湖北，不用說了。」說罷，哈哈大笑。聘才道：「你也在這裡吃飯，還有一件事要和你商量。」和尚應允。聘才拉他到房裡說了一會話，富三聽得明白，和尚連聲的道：「容易，交給我包管作臉兒，放心，放心。」同走了出來，和尚又對富三說道：「三老爺的喜事，方才魏大爺已講了，我就著人叫我兄弟來商量。包管妥當，不用三老爺費一點心，都在我身上。」富三便道了謝，忽見風門外走進一個小和尚來，約有〇六七歲，生得〇分標緻。頭上戴個青綢灰鼠暖兜，身穿藕色花縐綢狐裘皮僧袍，腰拴絲絛，腳穿大紅鑲鞋，拿了一枝水煙袋來，替他師父裝煙。和尚也不讓客，就吸起來。富三見了，著實愛慕，彎流流兩眼只管看他。蓉官站在聘才背後，對著富三作手作腳的，引得富三笑道：「唐大哥，這位是你徒弟麼？我倒像見過他。」

和尚得意洋洋的道：「小徒叫得月，今年〇五歲了，唸經唱曲都也將就，就是愛頑皮，我總不許他出門，三老爺不知從何處見他？」富三爺笑得兩眼眯，齊說道：「待我想來。」想了一回，忽然的大笑道：「呸！我記錯了，我認是大悲庵的姑子，實在像得很。」說得聘才大笑，小和尚漲紅了臉。唐和尚笑道：「三老爺取笑。」聘才道：「叫他裝個姑子，卻也看不出來。我們這唐大哥是第一快樂人，吃的、穿的、用的、頑的，件件都好。」唐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出家人有什麼好。我師兄在日把我拘束住了，如今比從前卻舒服些。原先這屋子裡有位田老爺，住了一年，也是天天有相公來的。我偶來走走，師兄便嘮嘮叨叨的說我不該過去。可笑我那師兄，不吃不喝不花，緊緊的守住了那租子，都被他姪兒騙得乾乾淨淨。臨終時一雙空手，身後事都是我辦的。人生在世，樂得吃，樂得頑。三老爺也不是外人，如今出家人都是酒肉和尚，守什麼清規？我生平不肯瞞人，實在吃喝嫖賭也略沾滋味的。」說得富三大笑道：「真是個爽快人。」三人談了好一回。富三見那小和尚生得實在可愛，不覺垂涎起來。又見他與蓉官坐在一凳，彼此交頭接耳的說話。

鐘上已交正午，才見聘才的人來擺桌子，放杯箸。富三道：

「你可不要費事。」聘才道：「沒有什麼可吃的。」於是分賓主坐了，富三叫得月也坐了。唐和尚命得月同著蓉官斟酒。富三見果碟小吃已擺滿了一桌，便道：「作什麼，都拿開，留四碟就夠了。」便叫留下山雞絲、火腿、倭瓜子、杏仁。蓉官道：「慢些，慢些！」便搶了一碟橘子，又抓了一把金橘道：「你不愛吃，還有人愛吃呢。」一連上了九樣菜，倒也很好滋味。蓉官夾了一個肉圓颯嚙到唐和尚嘴裡，和尚囫圇吞了。蓉官又夾了一個，和尚又吃了。蓉官道：「兩個卵子〇八斤，吃葷的不用，吃素的便請。」富三、聘才大笑起來，唐和尚也笑道：「我吃不要緊，你若吃時，可受不住了。不要說是〇八斤，就是四兩重一條的，你可吃得下？」說罷伸手過來，把蓉官捏了兩把。蓉官瞪著眼睛，將他氈帽除了，在他光頭上摸了一摸，道：「你們看，像是什麼？」唐和尚道：「很像雞巴，你愛不愛？」蓉官又將他的氈帽折攏道：「你瞧這個又像什麼？」富三道：「蓉官總是這麼淘氣，別叫唐老爺打你。」唐和尚連忙陪笑道：「不妨，不妨！頑笑罷了，什麼要緊。」便歪轉臉來，湊著蓉官耳邊說道：「就像你那後庭花。我這腦袋，又在你的前面，又在你的後面，給點便宜與你，好不好？」蓉官把氈帽與他帶上，說道：「好個賊禿。」那得月喝了幾杯酒，臉上即紅起來，越顯得嬌媚。富三道：「蓉官，你瞧得月，何等斯文。」蓉官道：「他好，你敢是想他作徒弟麼？」大家混鬧一陣，唐和尚煙癮來了，就在聘才處開了燈，吹一會煙，直到申末才散。

富三進，城又重托了唐和尚，蓉官也自回去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